



前漢書目錄

帝紀十二卷

第一卷

高祖 邦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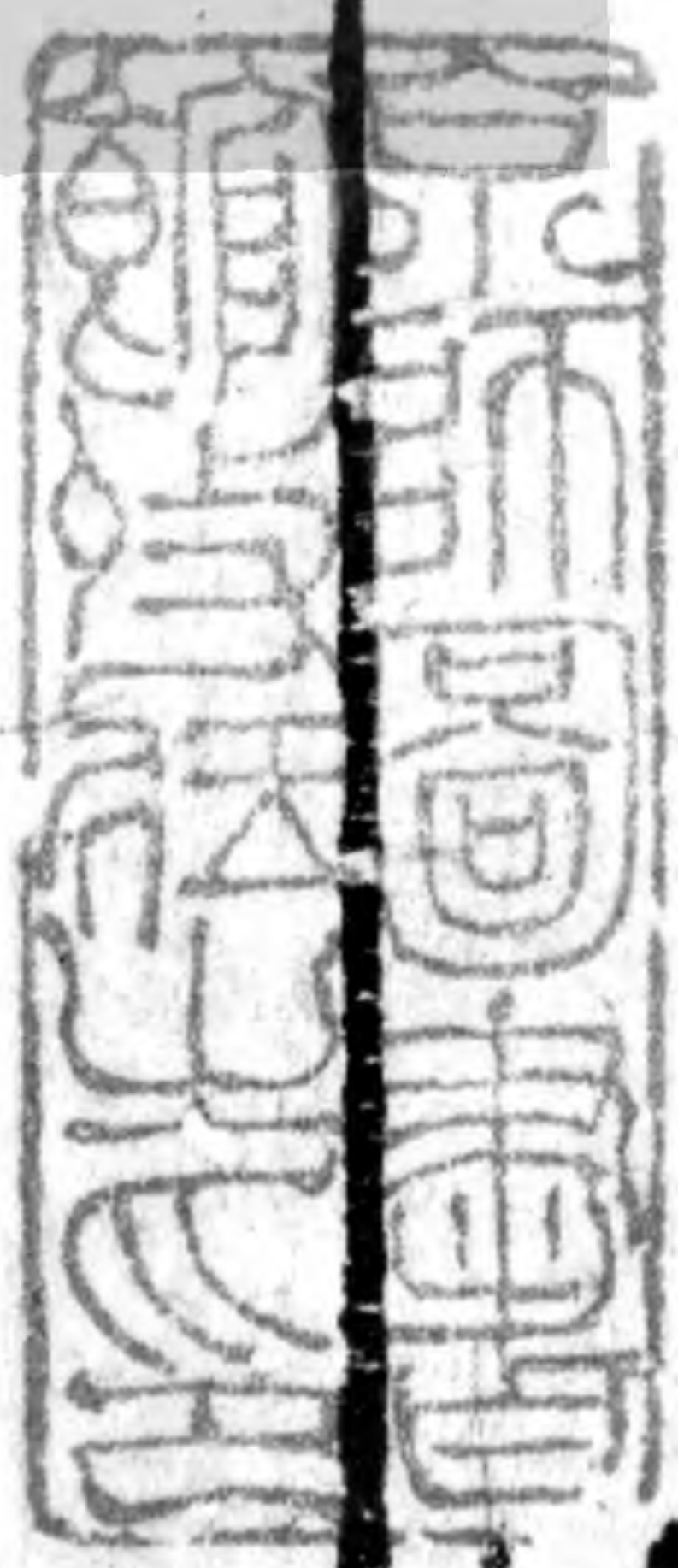
惠帝 盈

第三卷

高后 雉

第四卷

文帝 恒



第五卷

景帝啓

第六卷

武帝繼

第七卷

昭帝弗之

第八卷

宣帝詢

第九卷

元帝奭

第十卷

成帝鷲

第十一卷

哀帝欣

第十二卷

平帝熹

年表八卷

第一卷

異姓諸侯王表

第二卷

諸侯王表

第三卷

王子侯表上

王子侯表下

第四卷

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第五卷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第六卷

外戚恩澤侯表

第七卷

百官公卿表上
百官公卿表下

第八卷

古今人表

志十卷

第一卷

律歷志上

律歷志下

第二卷

禮樂志

第三卷

刑法志

第四卷

食貨志上

食貨志下

第五卷

郊祀志上

郊祀志下

第六卷

天文志

第七卷

五行志七上

五行志七中之上

五行志七中之下

五行志七下之上

五行志七下之下

第八卷

地理志上

地理志下

第九卷

溝洫志

第十卷

藝文志

列傳七十卷

第一卷

陳勝

項籍

第二卷

張耳

陳餘

第三卷

魏豹

田儋

韓王信

第四卷

韓信

彭越

英布

盧縮

吳芮

第五卷

荆王賈

燕王澤

吳王濞

第六卷

楚元王交

劉向子歆

第七卷

季布

欒布

田叔

第八卷

高五王

齊悼惠王

肥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

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第九卷

蕭何

曹參

第十卷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

第十一卷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周緜

第十二卷

張倉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第十三卷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婁敬

叔孫通

第十四卷

淮南厲王

衡山王

濟北王

第十五卷

蒯通

伍被

江充

息夫躬

第十六卷

石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敖

第十七卷

文三

梁孝王

代孝王

梁懷王

第十八卷

賈誼

第十九卷

爰盎

鼂錯

第二十卷

張釋之

馮唐

汲黯

鄭當時

第二十一卷

賈山

鄒陽

枚乘

路溫舒

第二十二卷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第二十三卷

河間獻王

德

臨江哀王

闕

臨江閔王

榮

魯恭王

餘

江都易王

非

膠西王

端

中山靖王

勝

長沙定王

發

廣川惠王

越

膠東康王

寄

趙敬肅王彭祖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壽

第二十四卷

李廣孫慶 蘇建子武

第二十五卷

衛青 霍去病

第二十六卷

董仲舒

第二十七卷

司馬相如上 司馬相如下

第二十八卷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第二十九卷

張湯子安世 安世子延

第三十卷

杜周子延年 延年子緩 緩弟鈞

第三十一卷

張騫 李廣利

第三十二卷

司馬遷

第三十三卷 武五子

戾太子 齊懷王閔 燕刺王旦

廣陵王胥 昌邑王髡

第三十四卷上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第三十四卷下

嚴安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第三十五卷

東方朔

第三十六卷

公孫賀 子彭 劉屈氂 車千秋

王訢 楊敞 弟 惲 蔡義

陳萬年 子威 鄭弘

第三十七卷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玄敞

第三十八卷

霍光 金日磾 子安上

第三十九卷

趙充國

辛慶忌

第四十卷

傅介子

常惠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第四十一卷

雋不疑

疏廣

干定國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第四十二卷

王吉

貢禹

龔勝

龍禁舍

傳二兩龍禁也

鮑宣

第四十三卷

韋賢

子友成

第四十四卷

魏相

丙吉

第四十五卷

眭弘

息陽反

夏侯始昌

夏侯勝

京房

翼奉

李尋

第四十六卷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第四十七卷

蓋寬饒

諸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

母將隆

何並

第四十八卷

蕭望之子育咸生

第四十九卷

馮奉世

第五十卷宣元平手

淮陽王欽

楚孝王壽

東平思王定

中山哀王章

定陶共王康

中山孝王興

第五十一卷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第五十二卷

王商

史丹

傅喜

第五十三卷

薛宣

朱博

第五十四卷

翟方進

第五十五卷

谷永

杜鄴

第五十六卷

何武

王嘉

師丹

第五十七卷

揚雄上

揚雄下

第五十八卷

儒林

丁寬

施雠

子思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孔安國

申公

王式

轅固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孟卿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公

房鳳

第五十九卷

循吏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第六十卷

酷吏

郅都

寧成周陽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第六十一卷

貨殖

范蠡

子贛

白圭

猗頓

烏氏贏

巴寡婦清

蜀卓氏

程鄭

孔氏

丙氏

刁間

師史

任氏

第六十二卷

游俠

朱家

楚四冲

劇孟

王孟

郭解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涉

第六十三卷

佞幸

鄧通

趙談

韓嫣

李延年

石顯

淳于長

張放

董賢

第六十四卷

匈奴上
匈奴下

第六十五卷

西南夷
南粵王
閩粵王

朝鮮

第六十六卷

西域上
西域下

第六十七卷

外戚上
外戚下

第六十八卷

元后

第六十九卷

王莽上
王莽中
王莽下

第七十卷

叙傳上
叙傳下

西漢十二帝起高祖元年乙未盡

王莽地皇四年癸未合二百三十

九年

十二帝紀二十三卷

八表八卷

十志二十八卷

七十列傳七十九卷

前漢目錄終

高紀第一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眾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班固

漢書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師古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

所避也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沛者

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邑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諭之故知邑繫於縣也

姓劉氏

師古曰本姓劉累而沛氏在秦者又為劉因為姓

母媪

文穎曰幽州之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康曰媪母別之音烏老反師古曰

媪女老稱也孟音是矣中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屬意義比皆同至如皇甫謐等亦引識

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汗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嘗息

大澤之陂

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之上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皮反

夢與神遇

師古曰遇會也

不期而會曰遇

是時雷電晦冥

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言大雷雷而雲霧晝暗

父太公往

視則見交龍於上巳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

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詵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邑姜之震自為震動之字不作娠遂產高祖高

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皮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類推準也類類也李斐曰準準也文類曰

音準的之準晉灼曰載國策云眉目準類推衡史記秦始皇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類類類字宜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美須髯師古曰在頤曰須在頰曰髯人占反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中

厭薰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常

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應劭曰試用補吏為

泗上亭長師古曰泗水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自謂傳留行旅宿食之館廷中吏無所

不狎侮師古曰廷中狎侮付廷之廷音定他皆類此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

貫酒如漢曰武姓也俗謂老大母為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何王媪

王家之媪也武負武家之母也貫賂也李登呂枕並音武制反而今之讀

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世貝以為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

為射自是假借亦猶網陽音紂連勺音酌當時時飲醉卧武負

所呼別有音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為正音乎

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母酷留飲酒讎數倍師古曰以簡

日讎亦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師古曰以簡

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者役也文類曰咸陽今渭北渭城是也師古曰咸陽秦所都

繇讀曰僇古通用字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觀觀音工與反喟然大息

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喟音丘位反單父

人呂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善師古曰地理志山陽縣也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

家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師古曰以禮物相慶曰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

進

文穎曰主賦飲禮進為之師也鄭氏曰主賦飲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時也

博進亦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贈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

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師古曰令號令也大夫客之貴者總稱耳

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

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

乃給為謁

曰賀錢萬

應劭曰給數也師古曰為謁者書刺自言西門里若人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耳給

在反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師古曰以其錢

禮之

多故特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

坐上坐

師古曰上坐尊也今於尊處坐上坐音中則與下亦同

蕭何曰劉季固多天

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訕

師古

曰訕曲屬也音丘勿反

酒闌

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

呂公因目固留高

祖

師古曰不欲對坐者顯言故動目而留之

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

張晏曰

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石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

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

師古曰息生也言已所生之女

酒罷呂媼怒呂

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

沛

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

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

師古曰卒然也

呂公女即呂后也生

孝惠帝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妹也以其長故號曰元

呂后謂高帝曰張敖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謂之元不得為謚也

高祖嘗告

歸之田

服虔曰言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言曰告二曰寧孟康曰言者各使休假曰告告又音營漢律吏二千石有

子牛有賜告子牛者有官有功最法所當得牛賜告者病滿三月當與子優賜其告吏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

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持子賜皆紹師古曰告者請謂之言謂者休月或謂之謝之亦告也假為謝與告二音並無別義因當依本字以善之左氏傳曰禮獻于古者禮記曰若不傳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

父過請飲吕后因舖之師古曰舖食之舖原曰舖其精是也亦謂之舖呂語曰因中也父奉請飲亦因舍之故言舖也舖音附所反

童子無不舖也吕氏春秋曰下壺殮以舖之是也

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師古曰言因有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

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吕后具言受有過相我子

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

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師古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或以作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

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鄉讀曰鄉

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誠實也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

祖為亭長乃自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應劭曰以竹始生皮

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

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魚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顯

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眾有異草履曰竹皮也今南夷取竹幼

時續以為帳師古曰之佳也竹皮篔簹皮謂箕上所解之篔簹耳非竹也今

人亦往往為篔簹皮巾古之遺制師古曰愛之此冠時時冠之

也師古曰失之曰古以字籜音託時時冠之師古曰愛之此冠及

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後漢書劉氏冠者即此冠應劭曰秦崇皇冠於

氏冠考師古曰高祖以其長為冠師古曰應劭曰秦崇皇冠於

即此冠師古曰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

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

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徒冬冬

師古曰徒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師古曰徒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師古曰徒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

人行前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

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

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

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

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亦

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嘗卜得白帝子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

故哭人乃以酒為不誠師古曰易明不實欲其足之

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他皆類此後

入至高祖覺師古曰寤謂寢寐而寤也音功効反告高祖高祖乃心獨

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諸從者曰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

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師古曰厭塞也音一涉反高祖

隱於芒碭山澤間應劭曰其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遠之忙碭

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吕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

氣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所在而求得之高祖又喜沛中子

弟或問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

故解秋七月陳涉起斬蘇林曰斬皆幾縣名屬沛國至陳自立為楚

王本音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

王本音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

地師古曰凡言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

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

何曹參師古曰曹參為掾蕭何為主吏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

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重政賦役煩多故有逃亡辟吏可

得數百人因以劫眾師古曰劫謂威脅之眾不敢不聽乃令樊

噲召高祖師古曰會音快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

從高祖來沛令後悔其有變乃閉城守師古曰城守者

守其城也守音侍他皆然此欲誅蕭曹師古曰保安也高祖

祖以自安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

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曰屠

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

即室家完師古曰完全也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

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

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師古曰擾亂也今置將不善一敗塗

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師古曰能謂材也

足似鹿為物取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能不能完父兄子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長者父兄之

行少及幼者子弟之黨故總而言之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爭首

愛恐事不就師古曰成就也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及種族也盡讓高

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十筮

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百所角反他皆類此

高祖乃立為沛公孟康曰楚舊俗稱王其縣寧為公陳涉祠

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

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不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用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師古曰墳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

兵篇而非三朝記也其餘而豐鼓應劭曰豐祭也殺牲以血塗鼓以

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豐血祭也然即凡殺牲以血祭

者比日為豐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豐之豈取豐呼

為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二百火而反旗幟皆赤師古曰幟幟也音式志反旗旗之

義皆同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

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

人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

齊齊月儋師古曰音丁甘反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

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應

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上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曰北界

橫領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秦將章邯

距破之蘇材曰邯音酒酣之酣師古曰音下甘反秦二年十月文頴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

攻胡陵鄧展曰居蜀山陽章帝元和九年改為胡陸方與鄭氏曰音房還守曲秦

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文頴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入刺史平其名也師古

曰泗川郡川字或為水其實一也二日出與戰破之今雍齒守豐十一

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淳曰音將毒反師古曰去不海之縣也讀如

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沛公還軍亢父

鄭氏曰亢音人相抗右父音南屬任城郡至方與趙王武臣為其將所殺十

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豐沛

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頴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

都今魏郡魏縣是也至文侯孫惠王畏秦復徙都大梁今後漢縣大梁

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一

豐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乃世本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又侯

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于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

於魏郡魏縣瓚說是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

魏魏以齒為侯守豐師古曰封為侯因合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

雅不欲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師古

曰為音于偽反沛公攻豐且不能取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

羽追北

服虔曰師敗曰北。北，走也。昭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也。師古曰：北，陰也。師古曰：北，陰也。

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特北者，至城陽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韋昭之徒，並為妄矣。

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

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廢滯如說，是也。守濮陽環水文頴曰：夾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

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沛公項羽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

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

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還

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

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也。

於項欲續者，結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結紼而繞項也。續音獲，繫音額。繫

羽追北

服虔曰師敗曰北 北走者為北 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特北者至城陽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章昭之徒並為妄矣

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

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廢帶如說也是也 守濮陽環水文頴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

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 沛公項羽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

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

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還子章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還

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

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

器項續者綴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緹而繞項也續音獲繫音頤

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

陳留間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

懷王自盱台都彭城鄭氏曰音胸怡師古曰胸音許于反呂臣軍彭城東項

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

文頴曰即閏九月地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

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

史記漢末改秦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曆廢也貢父曰予謂頴說後九月亦為未盡秦知置曆有閏何故皆以為九月乎

蓋司馬氏為史既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傳謂之後九月是司馬氏如此叙之非秦法也懷王并呂臣

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韋昭曰秦

略改曰守是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為魯公封長

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

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讀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或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令尹皆如楚舊也師古曰諸說得之章邯

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

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

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

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

曰約要也請言契也自函谷關以西名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

將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為利言畏秦也獨羽怨秦破項梁奮

勢音勢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

為人慄悍禍賊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賊者行為禍害而殘賊也慄音類抄反又匹妙反悍音胡且反

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如齊曰唯音松笑反無復有活而唯

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傳曰楚謂陳也數進取多

楚兵皆步項梁皆步前陳王項梁皆敗孟康曰前陳三陳步也師古曰

為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師古曰扶助也義自助也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

扶字或作扶亦倚也師古曰扶助也義自助也告以秦父兄苦其主

父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

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

王項梁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至陽城與扛里孟康曰

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尉

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十一月項羽殺

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

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孟康曰栗沛郡縣名也遇剛武侯懷王將也

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孟康曰

未有稱益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

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奪

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

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亡四十四年為秦兵所擊以兵降秦秦

下虜王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二月沛公從碭北攻

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大

曰聚邑名屬陳留國臣瓚服虔曰音歷異鄠食其為里監門基蘇林曰監門

門卒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

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也鄠

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

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

說沛公襲陳留臣瓚曰輕行無鐘鼓曰襲沛公以為廣野君以其

弟商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曰開封縣屬大陽

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師古曰白馬縣名屬東郡又戰曲遇東

遇音顛師古曰曲音顛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師古曰滎陽

走也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徇言使人將行偏示眾士以為戒四

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

韓地也以良累音昌山反時趙別將司馬卬師古曰卬音五剛入方欲渡河入

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名也屬河絕河津南戰

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緜氏東至陽

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齟戰雒東師古曰雒縣名

也齟音蟻音昌山反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音宛

沛公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宛宛城張良諫

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今

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

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市版

口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晉灼曰文說
是也師古曰文晉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即然後大明明道於
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
有義比自類此史記遲字作邊亦徐緩之意也音黎 南陽守欲

自劉鄭氏曰劉音姑鼎其舍人陳恢曰文穎曰主殿內小吏官

為官者令舍人韓信為侯亦有舍人所古曰舍親死未晚也乃

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

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

必死故皆堅守乘城師古曰東登也謂上城而守今足下

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

則失咸陽之約後有疆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

降師古曰封為要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引

至也當也服李二說意並得之自外諸家皆安解釋故不取也抵早禮反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

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第堵牆堵也凡吾所以來為父

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

侯至而定要東耳師古曰要亦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

邑告諭之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秦民大喜爭持牛

羊酒食獻其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

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

富十倍天下地形強今聞將軍降項羽羽號曰雍

王王關中即來攻沛公急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

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其水北流入河夾河

關今桃林縣南有

之岸尚有舊關餘母內請侯重稍增關中兵以自益距

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

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

等攻破函谷關遂至霸上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

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

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宋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如破

次也尊敬之次父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

關珍物無所取婦艾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

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霸以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

是饗士旦日合戰師言曰饗時也是行羽兵四上

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

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峽

關踰黃山鄭氏曰黃音履蘇林曰黃音是也丘怪反擊秦軍大破之

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之元年冬

十月如淳曰張倉傳去以高祖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應劭

并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

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師古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係頸以組應劭曰子嬰不敢龍裝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

謂綬也所以帶封皇帝璽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

璽也鼓音弗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治

之以降柢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謂將或為信

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入

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師古曰屬吏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

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息也一日舍謂屋舍也樊噲會張良諫乃

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遠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

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

法久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

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

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地何罪也師古曰抵

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

下足下通行無所累師古曰累音力端反沛公曰善七月南陽

守齧降封為彭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

王陵安國侯王陵也章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高為穰而無禾字首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

江真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威鯁初從即為郢以都尉守新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侯者晉說非也章氏

改襄為穰者蓋亦穿鑿也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蘇林曰番音

縣章昭曰吳芮初為番令故號曰番君銷音呼去反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躡躡之酈如

酈二縣名蘇如兩音並同耳析酈今內鄉酈即菊潭縣也皆降所過毋得鹵掠應劭曰鹵

皆類此掠音力向反謂略奪也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

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以為雍王瑕丘申陽下

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字由陽臣瓚曰項羽所封河南王者八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四百

里七十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

關中師古曰自與沛公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

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峽關

應劭曰堯音堯峽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

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

師古曰益多也張旗幟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

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音泔敵反以食餒人令其啗食音則政變為然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他皆類此秦將

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六家之法力

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夜

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母特俱死文穎曰特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兵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

不可不苦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

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文穎曰秋乃成好舉盛而言

也師古曰豪秋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論小非言其盛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師古曰籍

謂為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

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

沛公曰旦日不可不且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

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服

曰巨音傑木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口証詎猶豈也旦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

如因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曰從百餘騎見羽鴻門

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比下坂口名謝曰臣與將軍勦力攻秦師古曰勦

力音力也音勇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

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今者有小人言

令將軍與臣有隙師古曰隙謂閒隙言乖離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

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羽因留沛公飲

范增數目羽擊沛公師古曰動羽不應范增起出謂

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師古曰莊項羽從弟汝入以劍舞因擊

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師古曰凡言為

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

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間

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讓羽師古曰讓以辭相責也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

官屬師古曰置留獨騎與樊噲曰斬彊滕公紀成步

從門道走軍晉灼曰紀成紀通也服虔曰走音奏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顯也走謂趨向也服音是

矣凡此類音義止一曰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師古曰安在何在也

他皆類此曰聞將軍有意叔目過之師古曰督請視責也脫身去間

至軍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謂辭苟自免故使臣獻舞羽受

師古曰脫免也而後問行以至軍也脫音他活反

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

公虜矣師古曰撞音丈江反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

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

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今沛公三關中羽怨懷王

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

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

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

如淳曰以一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曰說皆大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以一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

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陽尊懷王為義帝實

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類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

沛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味為東楚衡光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荆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淮曰名江陵為南楚吳

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具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師古曰即今之

梁州南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孟

曰縣名今槐里是音昭曰即周時大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司馬欣為塞王章昭曰在

長沙為南楚荆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淮曰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具也都櫟陽蘇林曰櫟音

為以定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友都高奴師古曰即

今之櫟陽縣是其地董翳為翟王文類曰本上郡秦所置項

曰今在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

卬為殷王都朝歌師古曰即今當陽君英布為九江

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本古國皋陶之後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

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

公虜矣師古曰撞音丈江反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

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

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今沛公三關中羽怨懷王

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

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

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

如淳曰以一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曰說皆大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以一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

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陽尊懷王為義帝實

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類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

沛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味為東楚衡光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荆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淮曰名江陵為南楚吳

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具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師古曰即今之

梁州南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孟

曰縣名今槐里是音昭曰即周時大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司馬欣為塞王章昭曰在

長沙為南楚荆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淮曰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具也都櫟陽蘇林曰櫟音

為以定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友都高奴師古曰即

今之櫟陽縣是其地董翳為翟王文類曰本上郡秦所置項

曰今在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

卬為殷王都朝歌師古曰即今當陽君英布為九江

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本古國阜陶之後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

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
君王於南鄭前古曰上王是遷也如淳曰秦法有罪吏卒

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及其鋒而

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

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

三秦易并之計蕭何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成陽王漢王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分師而置留蕭何

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下孟康曰

出襲雍雍王卬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

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又大敗走廢丘漢

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

將略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

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榮

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

州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及梁地越

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燕王

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

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

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

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

東伐師古曰為並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

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天下則可北遊於三王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

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

衣之袖也哀臨三日師古曰衆臨音力禁反發使告諸侯曰天下

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

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師古曰編白素也首工老反悉發

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

諸侯王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擊

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

榮子廣為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

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諸侯兵

也書曰魯公孫其歸躬勳也雍時已書曰楚威以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

時漢因已得關中秦兵五諸侯者謂王王放兵降了關中陽陰王鄭

漢東之後以項羽為五諸侯時時國與大臣相謀亦曰卒也

彭城兩時難王德各廢兵被周也承此紀文昭然可明則有

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楚王拜越為統

地漢王遂入彭城美人金具賂

會于蘭之今其將兵二萬人

出如國地靈

不

田之師古曰田為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園所春正月羽擊田榮

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

城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

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

賜民爵臣瓚曰爵音極位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

租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

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

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

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讀曰徭以十月賜酒肉三月

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漢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

縣界也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

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至洛陽新城

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

兵以無名事故不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

可服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鄭氏曰為音古人相為之為師古

曰應說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弑諸天

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

不能以力服文穎曰以用也已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帝發喪此為行仁

義不用勇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

東伐師古曰為並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

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天下則可北遊於三王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

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

衣之袖也哀臨三日師古曰衆臨音力禁反發使告諸侯曰天下

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

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師古曰編白素也首工老反悉發

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

諸侯王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擊有北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自謙言隨諸侯王之後也擊

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

榮子廣為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

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諸侯兵應劭曰雍翟秦韓

也書曰秦德也雍時已書曰秦德也雍時已書曰秦德也雍時已書曰秦德也

時漢王已得秦五諸侯者謂王漢王已得秦五諸侯者謂王

漢王已得秦五諸侯者謂王漢王已得秦五諸侯者謂王

彭越將三萬人歸漢王彭越將三萬人歸漢王

地漢王遂入彭城王地漢王遂入彭城王

會于閭之今其王會于閭之今其王

出如王出如王

不王不王

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

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

使項聲龍且攻布音昭曰且音子嗣反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

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臯項

羽數侵奪漢用道漢軍之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服虔曰撓弱也師古曰音女戮反其字從手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師古曰漢

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間張良良發八難漢王

輟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含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也

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令趨銷印師古曰趨

速也他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

疏楚君臣師古曰間音居見反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

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

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

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

誑楚可以間出師古曰間出投間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於

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

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纛為蓋

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駟頭或在轡應劭曰曰

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

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

公守滎陽應劭曰從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羽見紀信問

漢王安在日已出去矣羽燔殺信而周苛檄公相

謂曰反國之上難與守城師古曰謂豹先已經畔漢因殺魏豹漢

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

說漢王文穎曰棘姓生謂諸生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

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

同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

輯河北趙地師古曰輯古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不定連

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

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

宛葉間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反宛將葉縣之國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

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

渡睢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垂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

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

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今遁走聞

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

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

不趨降漢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漢也讀曰若若非漢王敵也羽

亨周苛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音普庚反他皆類此并殺樞公而虜韓王信遂

圍成臯漢王跳知澤曰跳有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曰獨與

滕公共車出成臯主門張晏曰成臯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

晉灼曰正大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

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李奇曰孛彗也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

八月臨河南鄭曰軍小脩武欲復戰即中鄭

忠說止漢王高壘深溝蘇林曰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

劉濞將卒二萬人蘇林曰渡白

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蘇林曰攻下睢陽外黃

十七城九月羽請漢王侯方司馬曹咎曰謹守成

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李奇曰挑戰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

致師師古曰李音瓚說是挑音他曆及燒音乃了反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

梁地復從將軍師古曰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

酈食其說齊王田廣酈生東走高密項韓信用蒯通計龍襲破齊齊王亨

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

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

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渾曰汜音祀左傳曰鄆在鄭地汜

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臯各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鄆在鄭地汜釋

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士卒

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

馬谷長史欣皆自劉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
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榮陽築兩城而相對名就敖倉食

羽下梁地十餘城閭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

圍鐘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聞羽至盡走

險阻師古曰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下壯苦軍旅老

弱罷轉餉師古曰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

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古曰

罪也音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

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

尊罪二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表尊之辭猶言公子也用上將

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卿子冠軍文說是也羽當以救趙還報李奇曰

於懷王往救趙當還反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二也懷王約入

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

四也師古曰掘而發之收取其財以私自有的掘音其勿反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

五也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罪

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

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

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

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

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

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賊也何苦乃與公挑

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

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臂而捫足者以安衆也捫音門中音竹仲反漢王病創卧張良

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毋令楚

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十一月韓信

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

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為

趙王漢王疾瘡師古曰瘡與愈同愈差也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

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梟首於木上留四日

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

邊楚師古曰邊共為邊界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

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

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師古曰操持也秋七月

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笄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

笄為治庫兵車馬比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比貉因也梟

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漢王下令師古曰令教命也下

他皆類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師古曰棺音力贍反與作衣衾而斂尸於棺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傳送也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仁愛

故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

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大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

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

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以東為

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及封侯公為平

國君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

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有一分為少半而

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讀曰疲此天亡之時不因

其幾而遂取之和氏曰幾危也師古曰幾危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

王從之

高紀第一上

高紀第一下 班固 漢書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止雅反已解於上止

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

古曰後改為固始可地理志固始屬淮陽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

壁深澗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

兵且破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開反其不至固宜

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

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

故曰非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

君王意

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

以此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師古曰從陳以東傅海與

齊王信師古曰傳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

捐此地以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使各自為戰則楚易

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

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

周殷師古曰畔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師古曰

後蜀廬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

名父音甫隨劉賈首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

名也師古曰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

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

吳爺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

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

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楚地悉定獨魯

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

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

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師古曰

穀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人

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之族諸民略在楚者皆

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辟奪其軍初項

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

盧縮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

應劭曰兄伯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

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師古曰

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

下士卒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衆也下音均據反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

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

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今天下事

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如淳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

殊絕也異也言其身百離絕而異處也於且心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

信淮南王英布梁張晏曰漢元年項羽彭越故衡山王吳芮

立芮為衡山王後又奪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

此謂之番君是以曰故大王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外堂之陛下者

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言昧死罪而言漢遂遵之大王陛下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羣

目視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先時秦為正道

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

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

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上

下之分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為此類大王功德之著於

後世不宣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宜於後世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虛言亡

實之名非所取也令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

實之名非所取也令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

實之名非所取也令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

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
又以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

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
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且願大王以

幸天下謂以日漢儀法民目彼其德以為僥倖也師古曰倖者台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為幸而厄謂之不幸漢王

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

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實館也與博士稷

嗣君叔孫通孟康曰稷嗣邑名言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

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祀變張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數劍反尊王后曰皇太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

昭靈夫人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故衡山王吳芮與子

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以佐諸侯誅

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

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

為長沙王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墜去長安万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

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

不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

佐滅秦如淳曰閩音緡應劭曰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

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

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

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其歸者半之師古曰各已其本士者復歲也

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今

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也音扶目反吏以

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民以飢餓自賣

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

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者皆皆賜爵為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師古曰就加之也級等也

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贊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

上皆高爵也師古曰公乘第八爵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

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師古曰亟急也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謂天子父立吏前曾不為決師古曰有辨訟及陳請者不早為決斷甚亡謂也師古曰謂者大於事宜不可以訓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元禮應劭曰元禮大夫以上民與令丞元禮元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異日猶言在日也元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屈不獨謂揖拜也今吾於爵

非輕也吏獨妄取此師古曰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且法以有功勞行田

宅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如淳曰多自滿足也而有功者顧不得師古曰顧反也言若人反顧然背公立私守尉長吏

教訓其不善師古曰守尉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遇高爵

稱吾意師古曰稱副也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親其音同耳

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如傳曰登世云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

不敢言通侯諸將應劭曰舊曰微侯辟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微也通者尊號耳

母敢隱朕如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一下共之各尊與帝舜言稱朕盈原曰朕自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而不

改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

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會向官者起故陵先對也康曰姓高名起臣贊曰漢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

也武侯臣起魏相和言高帝時奏事有將軍高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

先對陛下媿而侮人師古曰媿易也媿與媿同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

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

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忌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

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未知其

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師古曰填與鎮同鎮交也餽亦饋字

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

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師古曰傑言然然獨出也此吾所以取

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

禽也羣臣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

橫懼誅與賓交三入海上恐其以為亂遣使者赦

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橫身也小者其徒屬也不來

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

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輕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
今之驛古者以車傳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驛傳音張憲反

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

以王禮葬焉成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

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

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

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日也著者是日者言從善之速也長安本秦之舊名高祖作都焉拜婁敬為奉

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遺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

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

荼詔諸侯王親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荆王臣信等

十人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荆遂行於世晉灼曰詩曰奮伐荆楚自秦之先故以稱荆也師古曰晉灼是

也左傳又云非力而舉亦已矣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紹功最多請立

以為燕王使丞相哈將兵平代地利幾反上自擊

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

穎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蘇林曰都以侯籍和口之而利幾

恐反師古曰晉曰通侯而利幾自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

治長樂宮六年冬十月今天下縣邑城張晏曰皇

食曰邑今各自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比築城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

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章昭曰在南

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反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

執之詔曰天下既安而家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

盡圖其功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位也圖謂謀而賞之身居軍九年或未習

法令或以其故犯法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罪罪之故帝怒焉師古曰此

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師古曰洽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帶河阻山

縣隔千里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他人轉用持為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也皆類此

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隔絕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二下故秦得天下之利

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加溥曰瓴水也居高屋之上而

墨之饒師古曰一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上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有勃海之利

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

焉應劭曰齊得十二之一百故燕王稱東帝後復扁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

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甲申始剖符封

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位也圖謂謀而賞之

以故犯法之罪罪之故帝怒焉師古曰此

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

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他人轉用持為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也皆類此

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隔絕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二下故秦得天下之利

加溥曰瓴水也居高屋之上而

師古曰一縣近海財用之所出

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上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

應劭曰齊得十二之一百故燕王稱東帝後復扁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

功臣曹參等為通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大侯將詔曰齊古

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師古曰為國將

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脩繫者王齊荆地春

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

五十二縣立劉賈為荆王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

鄆郡今故鄆縣也後郡徙丹陽轉以以碭郡薛郡邳郡二十

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文穎曰薛郡今魯國也邳郡

王子以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二縣立兄宜信侯

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

十二縣立子肥為齊王以太原郡二十二縣為韓

國徙韓王信都晉陽上巳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

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如淳曰後音復

之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

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

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

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師古曰言有言上曰

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置酒

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師古曰趣罷酒羣臣

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

四十五 前漢紀下

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三二日土三二王
皇帝雖子之主也太公雖父之臣也奈何令人主
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李奇曰
如人手持帚也師古曰迎門卻行師古曰卻退而上音大驚下
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三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
上心善家公言師古曰晉太二庶子劉寶云善具發語賜黃
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
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傳歸於父此
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
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也也執自帥士卒犯危

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

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

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

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

邑信降匈奴七年冬十月上白將擊韓王信於

銅鞮師古曰縣名也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

臣王黃師古曰姓曼丘名臣也曼丘母丘共立故趙後趙

利為王師古曰故趙收信散兵與匈奴共攻漢上從

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

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逐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

陳平秘計得出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因之欲獻之劉氏畏其

奪已寵能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此矣是

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都氏日以計都酒故秘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

出桓譚新論蓋謂以意測之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

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奔國自

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

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刑劬曰輕罪不至于死免其罪者故

以為法度之字比是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

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

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耐謂刑勞毛也之毛也音耐廉反又

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實耐侯通耐為鬼耐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

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勿事二月至長安蕭何治

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師古曰未央殿雖

有東門東闕立於東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二未央宮以厭

勝之術理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匆匆勞苦

宜然乎數歲成敗未可知師古曰匆匆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師古曰且夫天

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士以重威且亡令後世

有以加也上說師古曰說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

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八年冬上東

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責定也還過趙趙相貫高

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

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

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

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師古曰如說

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覺鉗為王家奴

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

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

趙王敖為宣平侯楚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

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

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

其右者

師古曰古者必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類此

上說讀曰說盡

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

沙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又項羽歸太

公呂后不見見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昭靈后曰漢儀以高帝母共起時死小

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

媼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

葬櫟陽宮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

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

端適為煩穢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三

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赦櫟陽囚死罪已下

大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

都九月代相國陳豨反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上曰豨嘗

為吾使甚有信音于偽反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師古曰去謂棄也上自

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

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郡守尉首郡尉也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

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

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上嫚罵曰師古曰嫚者濞也豎子能

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

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

下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檄召也

事二八邊有讒言輒露檄揮羽檄音胡歷反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師古曰變四

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

曰樂毅戰國時燕將也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誓

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乃多以金購

豨將師古曰購設賞募也音構豨將多降十一年冬上在邯鄲

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

文類曰今中山蒲陰是也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

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

入定代地師古曰道由太原也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師古曰殘謂多

所殺也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

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

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

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師古曰代之縣也上還雒陽詔曰代地

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

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師古曰少

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

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

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

溫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

以遷都於中都也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意甚欲省賦也

今獻未有程師古曰程法式也吏或多賦以爲獻加諸侯王

尤多民疾之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爲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令諸侯王通侯

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人歲六

十三錢以給獻師古曰伯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

者莫高於齊桓師古曰伯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

賢者智能豈待古之人乎師古曰特獨也患在人主不交故

也士奚由進師古曰奚何也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

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工絕也賢

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

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巨璿曰周昌邑爲趙相御史大夫是趙竟耳相國

鄴侯下諸侯王

巨瓚是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鄴音贊師昌瓚瓚也而盛何討鄴郡縣是平何反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鄴縣在侯國而鄴縣在侯國也又南

陽鄴者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縣有鄴城城西見有蕭何廟彼土又有築水築水之陽古曰鄴陽縣與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

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鄴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為鄴侯是知何封鄴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但鄴字別有鄴音是以師之鄴

縣史記漢書皆作鄴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

鄴曰贊治然則沛鄴亦有贊音音鄴鄴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祖淮賦以為證此乃統之疏謬不可考數亦猶備岳西征以映之曲沃

為成師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載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始曰中執法中承也其有

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年

老瘡病勿遣師古曰瘡疲病也音瘡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

族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詔曰擇可以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

縮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

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

陽至今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大邑思工欲歸曲高相乃更築

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即今之新豐古城是其處復音方目反五月詔

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

三郡如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疆梁地以為桂林象郡南海郡故曰三郡使與百粵

雜處李奇曰欲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

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它古佗字也書本亦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也姓王長治謂為之長

帥而治理之也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滅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粵

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令立它為南粵王

使陸賈即授爾璽綬師古曰即就也就其所居而立之它稽首稱臣六月

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秋七

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

有籌策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之封薛公千

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群臣請立子長

為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

尉卒三萬人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

課殿最水戰則習船邊郡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為皇太子衛軍霸

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

擊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

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

破布軍于會岳孟康曰自會保邑名屬沛國薛縣蘇林曰

反音音丈端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澤而轉寫者誤為岳布走令

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

子弟佐酒應劭曰助行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

酣師古曰酣洽也胡甘反上擊筑筑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

瑟而細頸也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

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師古曰和音切反上

乃起舞忼慨傷懷師古曰忼音口朗反泣數行下師古曰泣音切反

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離念也吾雖都關

也悲謂離念也

也悲謂離念也

也悲謂離念也

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 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

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之稅以賜

休之具也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反古讀曰隊沛父老諸

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師古曰言日日樂飲也樂並音來各

反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眾多父

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得曰獻牛

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上留止張飲三日張曼曰張難張也師古曰

反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嗟下哀

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師古曰極至也念之不悉也吾持

以真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廼并復豐

比沛漢別將擊手布軍洮水南北蘇林曰洮音北皆大破之追

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韋昭曰代

郡縣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

日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曰者長沙

王臣等言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下有芮字者流俗妄加也沛侯漢重

厚師古曰音普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漢曰

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

豈汝邪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往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

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時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師古曰應說見世稱謂摩循之然天下同姓

一家汝慎毋反漢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

還過魯以大夫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

王師古曰宣王之魏安釐王師古曰宣王之齊師古曰宣王之趙悼襄王師古曰宣王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

自秦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

已心各五家師古曰宣王之令觀其冢復亡與它事師古曰宣王之

音方自反與讀曰悖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

所陰謀師古曰宣王之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師古曰辟音

音異基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曾周

勃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

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

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

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

其罪者赦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

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

世也立以為南海王師古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

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

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師古曰輯其有功者上致之王

次為列侯下乃食邑師古曰謂非列侯而重臣之親或

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師古曰謂非列侯

如漢曰公主傳師古曰謂非列侯日天子嫁女於

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謂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公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大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魏謂父曰翁而臣項王稱或云公者比於上翁附或云王者婦人尊稱皆笑之為列侯食邑

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育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吏二千石徒

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置復師古曰復音方自反吾

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云負矣其有不義其背天子

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師古曰擅專也音上戰反他皆類此布告天

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

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醫曰疾可治不醫可治

於是上媼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傳所云

三尺亦同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字後人所加耳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

鵠何益韋昭曰泰山盧人也名越人魏相侯時醫也臣瓚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魏無相侯師古曰瓚說見是也扁音步典反

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

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

次日王陵可然少戇師古曰戇愚也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陳平可以助

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

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

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後亦終矣不復知之盧縮與數千

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己身之

幸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且贊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盧縮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

故與帝為編戶民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編音鞭北面為臣心常

鞅鞅師古曰鞅鞅不滿定也音於亮反他皆類此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

不安師古曰族謂族誅之是亦此也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以語酈商酈

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

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

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北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

兵還鄉以攻關中師古曰鄉讀曰鄉還鄉猶言反鄉內鄉也大臣內畔諸將

外反亡可躡足待也文選曰躡猶翹也如淳曰躡音如之作樂躡行之躡音灼曰許慎云躡舉足小高也

音矯師古曰晉說是也 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

下五月丙寅葬長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陵在長安北四十里已下蘇林曰下

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 皇太子羣臣皆及至太

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還之

於正道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

帝師古曰尊號謚也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

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

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

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文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叔孫通制禮儀陸

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如淳曰謂功臣表誓使河如帶太山若屬國乃滅絕

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猶金騰也師古曰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藏

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節展曰若畫工規模之物之摹章昭曰正負

之立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土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士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足言東事繁多常汲汲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

號陶發聲也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也許慎說文解字

公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之矣其後有劉

累學擾龍事孔甲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甲夏天子也師古曰擾音繞又音饒范

氏其後也師古曰晉司空士為之孫士會為晉大夫食采於范因號范氏而大夫范宣子

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師古曰范宣子即士會之孫士勻也在夏為

御龍氏師古曰即國累也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東鄧白馬縣東南在

周為唐杜氏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闔板奔晉上

會即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曰陽縣也杜京兆杜縣也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

士師師古曰言晉為霸主諸夏之盟而范氏為晉正卿魯文公廿奔秦師古曰交公六年晉

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後

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僞以魏畔誘士會而納之秦人歸其帑

其別族留在秦者既無官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

魏文穎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古曰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疆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國

秦滅魏遷大梁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都于

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

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

東遂為豐公晉灼曰從楷入也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

墳墓在豐鮮焉師古曰鮮少也音先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

則有秦晉梁荆之巫應劭曰先人所任之國悉一具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

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世祠

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師古曰綴言不絕也由是推之漢承

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

然之應得天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漢承秦統

未得天之統序故云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高紀第二下

惠紀第三 班固 漢書二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惠皇荀悅曰諱芘之字曰滿雅助曰禮謚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已

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代人者則知帝之芘也他皆類也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

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十二年

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

皇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崩也中郎郎中滿六歲

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

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

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作三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外郎四歲也師古曰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

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五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爵雖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且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孫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釋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之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宗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如傳說握術胸鞞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雖音連

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

鬻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鬻別音他計反又曰吏所治民也

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巨為民也師古曰

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

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

軍賦他無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古同居業者者今亦同籍及

同則也无有所師古曰諸郡及諸侯上國令郡諸侯王立高廟皆立廟也今書官郡下或

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

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九萬六千若今贖罪入三十尺級矣師古曰出買爵之錢以贖罪

賜民爵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

公主邑尊公主為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

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及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昭且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師古曰

前漢紀二

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寬平侯放薨呂太后立其子權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份得王非世因偃乃為太

也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言無人

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師古曰

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師古曰何薨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

長安三十日罷鄭氏曰城面故速罷一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

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秋十月都廢災南越王趙陀

稱臣奉貢師古曰注音往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自皇后張氏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說及漢書无名字自王甫論

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曰弟者言能以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詩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

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長樂宮鴻臺災火宜

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衣之室也臨詩七月

丙子織室災師古曰織室織室也

五年冬十月雷轟桃李華東實春正月復發長安

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二十日罷

夏大旱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師古曰曹參也九月長安

夏大旱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師古曰曹參也九月長安

城成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女子年

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應劭曰國語越三句錢令田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毋

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筭筭百二十錢唯貴人子奴婢倍筭今使五筭罪滿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讀是夏

六月舞陽侯噲薨師古曰樊會也起長安西市修教舍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祭陽師古曰車常將軍典者若此也

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人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太尉灌嬰將春正月

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師古曰也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贊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九

月辛丑葬安陵臣贊曰自朔至葬九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二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安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

恩敬篤矣師古曰馬厚也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蘇林曰諫後道

古曰懼讀曰懼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

古曰說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衝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王

戚夫人因以憂庶不聽政而崩悲夫

惠紀第二

高后紀第三

班固

漢書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維 李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諱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姁

音許

于反 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

三人

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

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

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

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

幼太后臨朝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三曰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

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

大赦天下廼立兄子呂台產祿台

子通四人為王

蘇林曰台音胞胎

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

外戚傳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

三族臯妖言令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今謂重詔皆除之議未決而

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

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敬行務本夏五月丙

申趙王宮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立孝

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曰氏子也以孝惠子侯晉灼曰漢姓名長章

昭曰今不疑為怕山王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弘為襄城侯

朝為軹侯師古曰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讀與勅同其字從力

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萬民大安草

不受休德師古曰休美也音虛對反他皆類也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

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入列侯功以定

朝位師古曰以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

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曰謹陳平

與絳侯臣勃師古曰周勃曲周侯臣商師古曰卿商潁陰侯臣嬰

師古曰灌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

邑應劭曰餐與食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食邑中更名筭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賸錢即租奉也章昭曰熟食曰食酒肴曰

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間賜是為食錢食小食也師

古曰餐食冷同一字耳音千安以食所謂吞食物也餐錢賜厨膳錢也奉

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

第一第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服

日縣有夷蠻曰道師師古曰武都武都道山崩道屬武都郡夏六月丙

戌晦日有蝕之秋七月恒山三不疑薨行八銖錢

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英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漂沒也秋星

書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

水巷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水巷後改爲掖庭師古曰水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詔曰凡有

天下治萬民者美惡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臣

使百姓百姓欣然官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

今皇帝疾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

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議代之羣臣皆

曰皇太后為天下討所以安宗廟社稷其深頓首

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晉灼曰史記與高帝元年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以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以為

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音說誤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德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

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

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六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崗云長陵

大正六十九

城周七里日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旋
庭諸宮皆在中是即就陵為城非止謂邑耳也
匈奴寇狄道攻

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阿陽者非也行五分錢應劭曰所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

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巳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

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

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

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帝兄也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如淳曰皆追謚號謚不稱

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

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

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沙遣陸慮

侯竈將兵陸慮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孟康曰官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

諸中官官者令丞比日賜爵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關人也

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統曰德武食邑也師古

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

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

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師古曰顯政讀與專同自知背高皇帝

約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

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

其謀迺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
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
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
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
變而共誅之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
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師古曰說也
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金氏所立九王呂氏所
立三王比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
為宜且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藩
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軍

軍印以兵屬太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

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
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

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師古曰猶豫如麋善登木此獸性多疑屬當

君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
更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日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
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音音兒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游

過其姑呂嬃張晏曰嬃音須嬃怒曰汝為將而棄軍

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迺悉出珠玉

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陽侯

竄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竄音曹參子也音將出反見相國產計事郎

中令賈壽時使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曰三不早

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且以灌嬰與齊楚合從

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谷反平陽侯

密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

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楚死不見其後功臣

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廼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

天子之命也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

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即辭

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呂兵

橫之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

劉氏左袒師古曰袒右者偏袒其一月袒音軍比左袒勃遂將

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采虛侯章佐勃勃令

章監軍門令平阻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

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俳

徊往來師古曰俳徊不進之意也平阻侯馳語太尉勃勃尚

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師古曰誅言也廼謂朱虛侯章曰

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入之聲掖也見產

廷中自誅之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

官亂莫敢鬪者遂產殺少郎中府吏舍廁中如淳曰百官表

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技
府在宮中後轉為外
高祖紀三

師古曰 烈問之 章欲奪節

斬長樂衛尉呂

還入北軍復報

今已誅天下定

捕諸呂男女無

謀以為少帝及

之尊立文帝語

贊曰孝惠高后

欲無為故惠帝

房闈

師古曰 陶者不皆

入始師古曰

尉勃也

辛酉斬

長此最

弟受榮

周與

特海內

已師古曰

天下

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

師古曰 謂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

起拜加其章曰所患獨產

曰祿管殺呂類分部悉

師古曰分 大臣相與陰

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

五王傳

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

高后女主制政不出

安然刑罰罕用民務稼

穡衣食滋殖

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高后紀第三

文紀第四

班固

漢書四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國子顏

師古注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桓之字

高祖中子也母曰薄

姬

如淳曰姬音忙衆妾之摠稱漢官儀曰姬非姓也扶比二十石位次戚夫人曰戚姬曰戚氏故左氏傳曰誰有姬者無棄其妻矣

姬好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齊魯也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誰有姬者無棄其妻矣

夫高祖史曰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昔姬身也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妾妾摠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

謂耳勢說謬也

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恒

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

張晏曰高后崩十七年諸呂

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

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立王傳尤

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

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古音也屬音之欲反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

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服虔曰喋音喋死履之喋如得口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類反

本字當作蹀蹀謂履之耳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

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

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

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師古曰卒然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

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

交相入也天下服其疆一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

惠師古曰約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

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

軍一呼師古曰呼也音火故反也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

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

姓弗為使師古曰為音手為反其黨豈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

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

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取賢聖仁孝聞於天

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

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

曰兆筮曰卦卜以荆灼龜文正類也占曰大橫庚庚念為天王夏啓以光

服虔曰庚庚精見也季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先君之業文亦襲父之言以啓也師古曰繇音文

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

遣太后弟薄昭見大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

者師古曰所以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

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與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右又有一人處

車之方以備側是以前車則補車右其餘則曰驂乘者三也蓋取三人張武等六人乘六

乘傳張晏曰傳車云東也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

先之長安觀繇蘇林曰在長丞相已下皆

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

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容也猶今言中間也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師古曰

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曰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

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宗正臣郢文穎曰朱虛

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再拜

言入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不詳

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

之子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

頃王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

大德八年六月...

傳曰王子侯表曰合陽侯善以子導為王追謚為頃三頃王后身於安侯時音類為林林侯善也天子人亦為鄭侯又宗室侯表之時無陰安侯知其為頃王后也東漢漢祠令陰安侯高帝璽也師古曰諸謚為頃者漢書例作頃字讀皆曰頃琅邪王文頴曰列侯

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

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

也師古曰稱副也音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

寡人弗敢當羣臣且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

三南鄉讓者再師古曰讓羣臣也或曰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

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

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與民皆以為宜臣

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忍願大王幸聽臣

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

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

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依職位使太僕嬰東牟侯與君先清宮

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師古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

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師古曰法駕者侍中駟乘奉

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

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師古曰間者猶言中謀為大

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

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

八師古曰

八師古曰

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

若干石無

定數也

若若干石無 哺五日 服虔曰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

日也師古曰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

台聚飲食為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

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

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

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

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

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

襄平侯通持節承認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

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

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

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

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

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正月有司請蚤建太

子師古曰蚤古以所以尊崇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

神明未歆饗食也天下人民未有慝志

慝快也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

下焉晉灼曰嬗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

謂天下何師古曰猶言何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

反他皆類此師古曰猶言何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

耳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

始得曰關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矣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

也皆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

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

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

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

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為善也有

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王歲師古曰治安言治理

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用此道

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

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

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

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也謂此法也今釋宜建

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適嗣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

不宜師古曰又當更議子啟最長文穎曰景帝名敦厚慈仁請建以為

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師古曰雖非已生正嫡但為後者即得賜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

司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毋竇氏為皇后詔

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

五十四
大德八年刊
卷四

姓鯨... 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服虔曰沾音反沾之沾音沾音沾音

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省視也為民父

毋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有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非肉不飽

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

聞吏無當受饗者或以陳粟師古曰陳粟給米使為陳粟也陳久舊

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縣道皆謂年八十已上

賜米八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

賜帛人二疋絮三斤師古曰絮綿也及當稟饗師古曰稟長

吏闕視丞若尉致師古曰致致者送也或水或財自致之也不滿

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其

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蘇林

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

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曰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

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來

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師古曰狐

師古曰狐

師古曰狐

師古曰狐

師古曰狐

性多疑每渡水河且聽旦渡故言疑者而謂狐疑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

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師古曰尊昌也高其官秩其封昌為壯武侯

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師古曰張武等又曰列侯從高帝入

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

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

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

南王舅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駙鈞為靖郭侯師古曰

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熱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駙侯駙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初封靖郭後改為寧郭音一戶反

又音於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二年冬十月丞

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

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

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

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令列侯之國為吏

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因愛見留十一月癸

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

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

治師古曰治音古吏反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音古曰適

也音張華反見音胡德反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朕獲保宗廟以微眇

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子一人唯

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

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另瑞反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

思朕之過失師古曰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勻以啟告

朕師古曰勻音蓋勻亦乞也啟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為恩惠也尚書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及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逮及

也不逮者意慮所不及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師古曰省減也

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音所

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師古曰衛保也其罷衛將

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遺也春正

餘皆以給傳置師古曰傳傳也

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禮之常也章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攬曰景帝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謂藉藉也師古曰藉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曰粢粟也民謫作

縣官及代種食未入未備者師古曰種者五

所以為務命音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

曰止則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師古曰趙幽王遂為趙

王遂弟辟疆師古曰辟疆言辟禦疆界也

開疆言開土地也西貢語言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行人還之曰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其名則其

義兩說並通

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竇東之侯與

他皆類此

三

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疆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

與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三參為太原王

揖為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 諱謗之木 服虔曰堯

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 所以通治道而來

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 師古曰高后六年詔除妖

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詆與妖同 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

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

上以相約而後相謾 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

莫連吏以為大道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

民之愚無知抵死 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 朕甚不取自今已來

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勿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

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削五枚長五寸縛以縶書第一至第五張

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

故生不遂 師古曰衣食之絕致有大隈故不遂其生 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

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

有食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

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

十二月太尉穎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

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

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

黃河之南印師古曰殺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臣以

軒亦樂賜以酒食帛當幣帛帶之屬民爵有殺賊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遣丞相灌

嬰擊匈奴匈奴去殺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因幸太原見故羣臣

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晉陽

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

與燕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樂陽

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臣贊

先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班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祁侯繒賀為將

軍軍樂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

背德反上誑誤吏民師古曰誑亦誤也奇卦為大逆濟北吏民

兵未至先自定及呂軍滅邑降者皆赦之師古曰誑亦誤也奇卦復官爵

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師古曰誑亦誤也奇卦八月虜

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四年冬十

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

與師古曰復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

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

尉詔獄作顧成廟

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是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為厲制度卑狹若

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

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

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善

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

應劭曰聽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王分錢太輕小更依四

民效鑄也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

小者是也廢遷蜀嚴道死雍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七年冬

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

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夏四

月收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眾思災如淳曰東

中梁思曰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眾思獨災也師古曰眾思謂連闕

曲闕也必覆重刻垣墉之狀其形眾思然一曰屏也深音浮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

于東方文穎曰李慧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李星光芒

星大者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文或二十文或二文無常也九年

春大旱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

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

往失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得

帝使自殺師古曰為成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也是也十

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

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

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

考于

前漢紀

十二

大德八年

震

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

若今過所也如傳曰兩行書縉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榮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榮或用縉帛榮者

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憲反榮音啓

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

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

師古曰辟讀曰闢謂開也

歲一不登

民有飢色

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熟則衆庶飢饉且人無儲積故也

是從事焉尚寡

而吏未加務也

師古曰從事也

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

樹

師古曰樹謂藝殖也

而功未與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

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

師古曰省省也將何以勸

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

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

之表也朕甚嘉此三大夫之行今萬戶家之縣云

無應令

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令可應也當審具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

備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

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

師古曰百石以上每

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

力田常負

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負廣教化也

今各率其意以道民

焉

師古曰道謂曰道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

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師古

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

夏除祕祝

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國家諱之故曰祕也

語在郊祀

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

之本務莫大焉今瘞身從事晉灼曰瘞古勤字而有租稅之

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曰租其

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

帛絮各有數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

中師古曰功臣表云耕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帥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印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音因曰段會宗即印之左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

班固不云是印後河從而知之乎

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

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

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

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知也哀痛視極豆之於是

以東陽侯張相

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爰去皆為將軍擊

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獲牲珪幣以事上帝

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師古曰敏材識捷疾不明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古愧字其廣增諸祀壇

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為壇除此為場幣祭神之帛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

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至明

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師古曰與音預是

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紀隴西縣上乃下詔議郊

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

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

五帝赦天下脩名山大川嘗祀而紀者有司以歲

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

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在

鼂錯傳師古曰錯音千故反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

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五月立齊悼惠王子

六人淮南厲王子二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

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假曰得中以爲言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祚也冬十月新垣平詐

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其身自恐故謀因謀反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

張氏薨張晏曰后黨黨於呂氏詔曰聞者數年比不登

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

未達其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

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

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

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寡之也夫度田非

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師古曰度謂量也以口日里地其於

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

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二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為酒

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什碎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也六畜之食焉者

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與丞相

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

遠思無有所隱也 二年夏行幸雍或陽宮蘇林曰咸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

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戎狄前服故曰四荒也音其荒勿云來

封圻之內動勞不處師古曰圻亦畿字去也音其荒勿云來二者之咎

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閭百累年匈奴

並暴邊城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

以重吾不德師古曰重音重用反夫以結難連兵中外之國

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

為之惻怛不安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下曷反未嘗一日忘於心故

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徹如結也以諭朕志

於單于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道反還也計社

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借之大道師古曰借亦俱也之往也通也

結兄弟之義以至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也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

奴婢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

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

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

軍屯飛狐 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名免耳此

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 故楚相蘇

意為將軍屯句注 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馮門 將軍張武屯

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 服虔曰在長

曰安細柳在渭北近石徹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

曰一宿曰伯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

西細柳渭水東也 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

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 應劭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 以

備胡夏四月大旱蝗 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為災今 令諸

侯無入貢弛山澤 師古曰弛解也解而 減諸服御損郎

吏負發倉庾 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 以振民民得賣

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

即位二十三年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

不有死 師古曰始 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其

哀 師古曰 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

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

崩又使重服又臨 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 以罹寒暑

之數 師古曰罹 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

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師古曰重音直周反謂天下何朕獲

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

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師古曰寧音

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方之內耳靡有兵革師古曰靡無也朕既不敏

常畏過行以蓋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蓋謂承厚守也行音下更反惟

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十

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矣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幸天年已善矣

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行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

論非也與讀曰與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言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

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尚廟為可嘉其令天下吏

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令謂此詔文也無禁取婦嫁

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然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

曰踐前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跳也晉灼曰經帶無過三寸

漢語作跣跣徒跣也師古曰孟晉一說也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無發

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

音禮畢罷非日及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

也音義與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高紀同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

紅為領緣織者禱也凡一六日而釋服矣此以自易月也晉灼曰漢

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一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

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三年之喪其實二

十七月豈有二月六月之文標又無七月也應氏它不在令中者

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

下川流不竭絕就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已下有美人長人八子一子長侍

少使皆遣歸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

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墻

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

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臧鄠穿復土屬將軍武

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

數乙已葬霸陵師古曰自別至葬凡七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

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師古曰弛發弛音式爾反嘗欲

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

產也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師古曰今新曲且絲節驪山之頂有露臺至新極高而猶有文帝所飲作臺之處身衣弋綈如淳曰弋色也

也綈字緇緇音大奚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

綈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

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

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

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表盜等諫說雖切

常假借納用焉子欲所以元是張武等受賂金錢

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隱化民是以海內
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
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晉天之下之非人不過數百幾也音巨來反嗚呼仁哉

漢紀第四

景紀第五

班固

漢書五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

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法布義行剛曰景

文帝太子也母曰

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太后曰皇太后九月

有星孛于西方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

功而宗有德

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劭不也祖始

也始受命也宗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

所以明功也高廟酎

張晏曰正月日作酒八月以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

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百救反

奏武德六始五行

之舞

五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入始舞也五行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下戚文始舞執羽蓋而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

樂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

通關梁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除誹謗去肉

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

師古曰遂成也達也減老且欲

不受獻

師古曰者讀曰嗜

罪人不帑

蘇林曰刑不及妻子師古曰帑讀与孥同不誅亡

罪不私其利也除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

既不敏弗能勝識

師古曰敏射智速疾也勝識盡也

此皆上世之所不

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

師古曰也並謂也德厚侔天地利

澤施四海

師古曰侔等也音牟

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

不稱朕甚懼焉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

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

德之舞

師古曰昭明也

以明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

然后祖宗之功德施

千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

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

師古曰陛下

求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

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

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

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

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

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

張晏

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相天子凡

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請宣布天下制曰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

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

年朕甚痛之郡國或饒陬無所農桑穀玄田謂古曰元

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其議民欲徙

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

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然嚴譯王月翟

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

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良即坐

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憤之著

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榜其與

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它物若買故賤

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它物吏遷

徙免寵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

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

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

捕告界其所受臧師古曰界与也以所受之臧二年冬

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師古曰舊法二十二不比二十更為異制也傳讀曰附解在高反春二月立皇子德為河間

王闕為臨江王師古曰闕音一曷反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

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

后崩服虔曰文帝母博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

係為列侯師古曰係音胡討反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

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未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孝景三年康侯相去嗣推其封薨正与

此合立更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晉各嘉平

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

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其餘子不志恢說謀者復其故爵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燭照也

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師古曰錯置也德及為獸

教通四海海外肅齊晉灼曰東夷傳合抱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師古曰周書序云

北發渠搜服虔曰地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晉灼曰王恢

氏羌徠服師古曰徠往來之字也

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

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虯何施而臻此與師古曰

今朕獲奉宗廟風興巨求夜寐巨思

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師古曰猗

師古曰夙興早起也

夜寐夜方寐也

師古曰夙興早起也

美也偉人也與辭也言美而何行而可巨章先帝之洪業休德

師古曰章明也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師古曰三夏殷周朕之不敏不能

遠德師古曰言德不及遠也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與官稱也志在優

賢故謂之子大賢良明於古今主事之體受策察問咸巨

書對著之于篇師古曰篇謂竹簡也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

弘等出焉秋七月癸未日有蝕之二年冬十月行幸雍

祠五時師古曰五帝之時也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臣配

單于金幣帛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媢侵盜亡

已師古曰待命謂承詔命也媢與慢同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政

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

子榮為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

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賜民為父後

者爵一級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為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

奇昌比日嘗其為御史大夫而從昆弟也故正言之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

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誅策應劭曰官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

鴻臚故其薨奏其行亦賜謚及京東誅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為大鴻臚焉此錯

師古曰誅者述累德行之文又晉力水反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

行奏謚誅策郊傳曰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人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各行人即古掌之屬官此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

大行令者本各行人即古掌之屬官此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

大行令者本各行人即古掌之屬官此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

大行令者本各行人即古掌之屬官此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

大行令者本各行人即古掌之屬官此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

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
臚行人為大行奏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各典客為大
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公為大
鴻臚史名行人為大行公當是表說
王薨遣光祿大夫弔

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
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

師古曰輓謂引車立畢
事畢葬其輓也輓音晚
今改曰棄市自非此之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
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重刑之於市也與棄之也磔音竹密反
勿復

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訶中尉自殺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

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

其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

相張尚太傅趙爽吾相相建德內史王惲此四
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
皆為列侯甲戌

响日有蝕之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

官師古曰所以
抑其權春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曰帝
崩後六年殞亡凡立五十一

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
無也臣瓚曰王琳云景帝傳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皇太后
誤也師古曰子孟說是也廢后
死不書又不言崩瓚解為謬夏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
酒也音工護反秋九

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乘

為清河王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贊曰是日景帝
廟也帝自作之諱

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
事云景帝廟為德陽

御史大夫縮奏禁馬高五尺九

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眼虜曰縮衛縮也
馬十歲齒下平夏蝗秋

五十六
齊漢紀五

六
天德八年刊
川震即

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蘇林曰官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傳曰

腐官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不生實師古曰如說是腐音輔

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

一級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

為相師古曰亦所以新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

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

令以貨賂為市勿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以苛為察以刻

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

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細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

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轄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名定

鑄錢偽黃金棄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或定其律也子孟孫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我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能者布因此亦律也師古曰應說是春三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吳反夏四月梁王

薨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詔曰

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吏六

百石以上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亡度者或不吏服

出入閭里與民玄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轎應

口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塵泥也二千石以朱其次乃備其左輈以

輈車之篇也左氏傳云以藩蔽轎盈盈即是右輈蔽千石至

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顯言南元反輈千石至

三五

六百石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

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典中

也應劭失之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

服尚輕故為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廼詔有司

減笞法定箠令語在刑法志師古曰箠音止縶反六月匈奴入

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如淳曰漢書注太僕牧師諸苑二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

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千方死師古曰武水雲中之縣也養馬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吏卒戰

死者二千八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後元年

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

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

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

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

爵右庶長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爵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夏大酺五日

氏得酤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

侯周亞夫下獄死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

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少省之師古曰首音所領反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

死發車騎材官屯師古曰中馮明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

粟沒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飲沒入其馬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

農事者也錦繡罽毼組紃女紅者也應劭曰罽者今五采屬絺是也組者今綬紛

條是也臣瓚曰許慎云貨祭赤組也師古曰黃說曰凡也齊會也會農事

傷則飢之本也五絲者今謂之錯絲非算系也紅讀曰功絳音子也夫飢寒並至

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

欲天下務農蠶蠶素者有畜積以備災害師古曰畜積以備災害

攘弱眾毋暴寡師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老者日以壽終幼孤得遂

長師古曰遂成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

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吏以貨

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年令有根能之侵牟

言為市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其甚無謂也師古曰

法因法作也齊頌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其令二千

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師古曰結不明也與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

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

足今此彘弄十以上廼得官服虔曰此言萬錢彘弄百二十七也

知榮辱限此言十彘弄廼得為吏十彘弄十萬也賈人有財不俱為吏廉士無

廉士彘弄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官無彘弄又不得官朕

甚敗心之彘弄四得官亡令廉士又失職貪夫長利

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

長獲其利

長獲其利

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

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或不登意為未者衆

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

物師古曰樹也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

章昭曰發民用其財取庸用其資以顧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皇太子冠賜

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武帝

即位即作十六年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師古曰吏二

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官人歸其家復終

身師古曰復音方同二月癸酉葬陽陵臣贊曰自崩及葬凡十日

替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師古曰

此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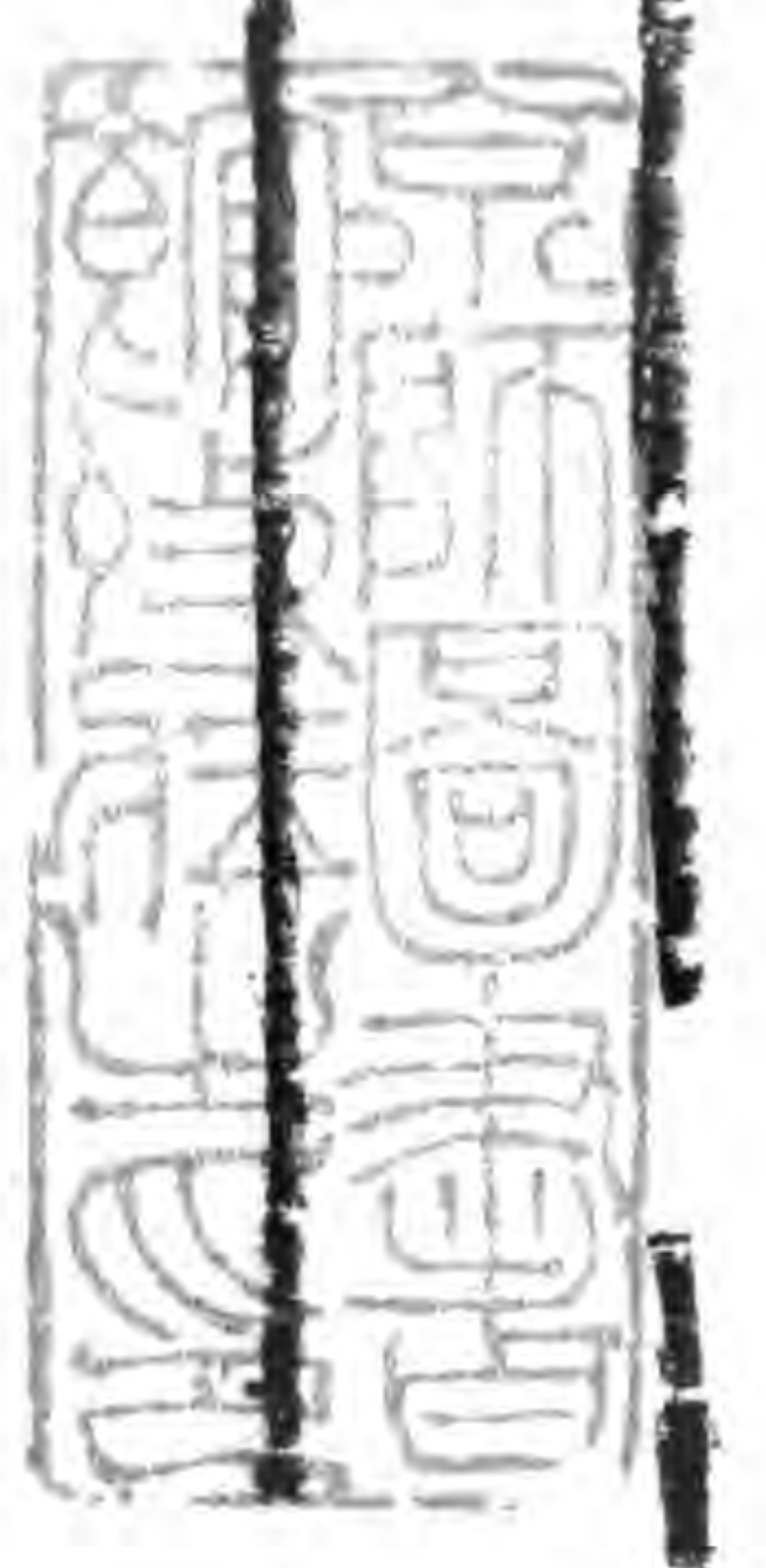
言此為

信言

美

周云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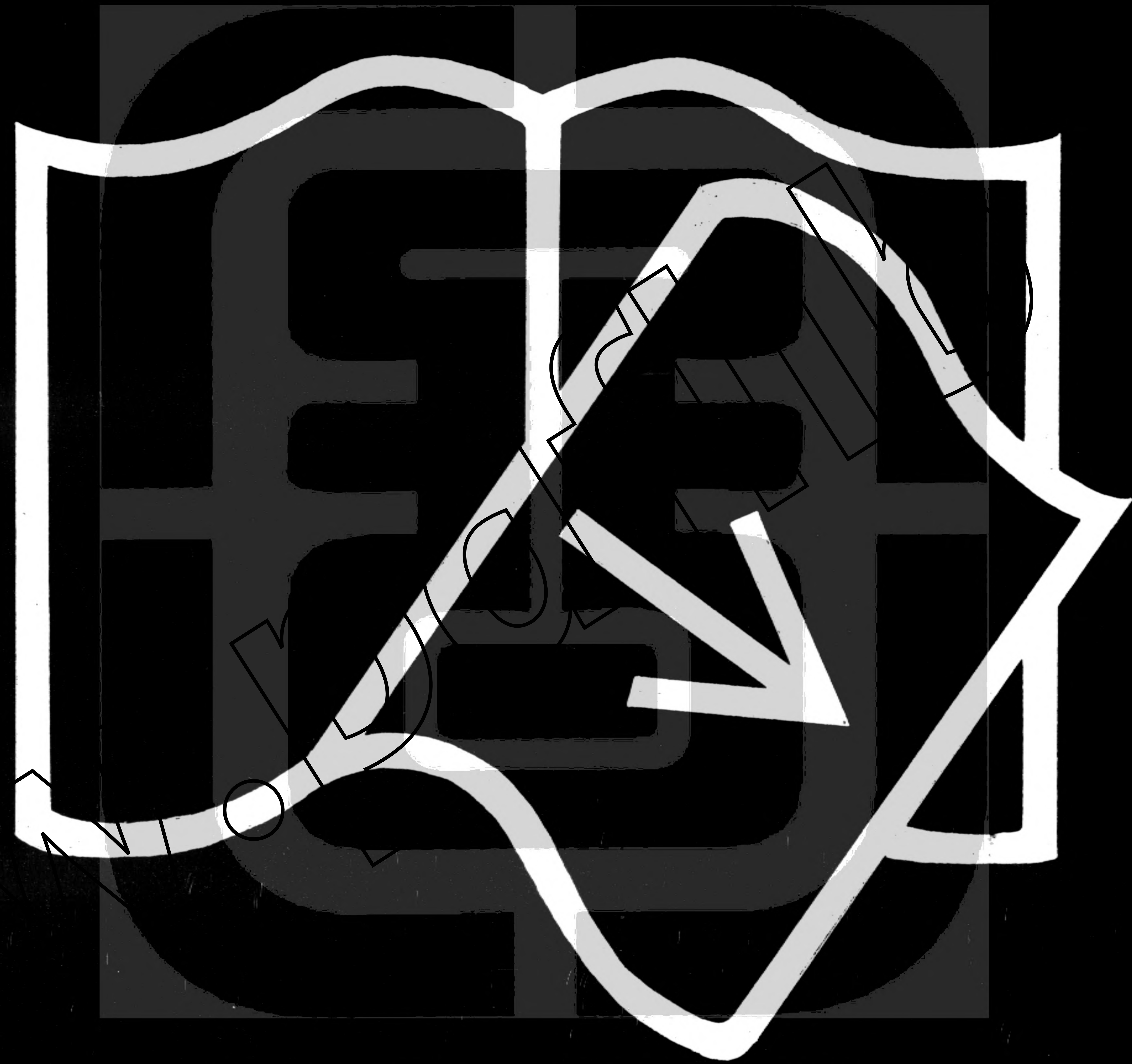
景紀



西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photograph, possibly a title or description.



卷6—卷24

